

# 北京爭辦二〇〇八年奧運始末

樂達王

中共當局已決定由北京角逐西元二〇〇八年奧運主辦權。這個決策的背後，既有北京、上海、廣東三大地方勢力間複雜的「三國演義」，更有中共對臺的最新統戰方略。

## 北京申辦兩千年奧運失敗

奧運的形式是運動競賽，本質是政治宣傳，附帶效果則是巨大的經濟利益。中共爭取舉辦奧運的政治目的，是對內外誇示大國形象，炒熱民族主義情緒，並藉此順便收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中共爭取奧運，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即已開始，當初的目標是西元兩千年奧運，結果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國際奧委會的投票中，以些微差距敗於澳洲雪梨之手。

該場敗北使中共的民族主義牌受挫，北京各界自然不悅，但上海與廣州卻私心竊喜。在名義上，滬、粵兩地不方便公然扯北京後腿，否則很容易披上「反民族反國家」的大帽子。但在經濟利害上，北京若雀屏中選，便有充分的理由分食更多的中央預算來從事舉辦奧運所需的各種建設，這並非滬、粵所樂見。

雪梨的獲勝，使這場內部角力暫時沉澱。由於澳洲屬亞太地區，既已舉辦西元兩千年的奧運，接下來的二〇〇四年奧運，基本上

必須移往其他地區舉行。因此，中共重新衝刺的目標，便選定了西元二〇〇八年奧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中共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爭取二〇〇八年奧運主辦權，但初始偏好的候選城市不是北京，而是上海。政治局決議之後，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對國家體委會傳達中共中央的意思，曾有一「上海既不比東京遜色，而且是面對世界的改革開放窗口」等語。

## 上海有意角逐奧運主辦權

當時，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已在中共中央成為主流派，加上北京市前市長陳希同集團的貪污案整飭正烈，因而當時中共中央的「上海偏好」不難理解。

在這種情勢下，上海市長徐匡迪便在一九九七年三月正式向中共國務院提出上海作為二〇〇八年奧運舉辦地點的申請。不久後，福建、江蘇、浙江、安徽等和上海經濟利益密切相關的鄰近省份，也紛紛上書中共中央表示支持，全力幫上海造勢。

然而，一九九三年與上海共結反北京陣線的廣東，此時卻從半路殺出，對中共中央提出意見書，主張廣州是中國大陸第一個改革開放的窗口，各種設施完備，最適合代表中

共出馬爭取奧運，並攻擊上海「人滿為患，街道污穢」，怎麼可能代表中國出馬？為了抵制上海，廣東省還在意見書中強調，不反對北京出線，但絕不同意上海獲選。

## 廣東「聯京制滬」戰術成功

廣東打出一「聯京制滬」戰術後，上海繼續挺進。一九九七年十月，中共第八屆全國運動大會在上海舉行，開幕儀式由江澤民親自主持，並順利地邀請到國際奧委會主席薩瑪蘭奇及其他國際運動組織的代表觀禮，成功地強化了上海的國際形象。

但這種舉動引起廣東省更激烈的反彈，立即祭出「諸侯經濟」的法寶，通令全省各單位今後不得購買上海的輕工業製品、上海寶山鋼鐵廠的鋼材、上海生產的汽車等作為抵制。

其後，儘管中共中央再三要求廣東與上海協商，但廣東仍採「一律拒絕」的強硬姿態，終於迫使中共中央基於「安定團結」的考慮，撤回對上海的支持，重新推出北京參選。

如此一來，輪到上海反彈了。一九九八年四月，上海市長徐匡迪會見大阪市政府代表與日本的奧委會，說出了「支持大阪舉辦二〇〇八年奧運」的驚人言語，大有「上海拿不到，廣東、北京也別妄想」的示威味道。但儘管如此，中共中央仍決議由北京出馬角逐，並在一九九

八年十一月政治局會議中，完全確認了這個政策立場。與五年多前爭取西元兩千年的奧運相較，此次中共內部除了內鬥構圖有變之外，尚帶有對臺統戰的新式謀略。

## 中共企圖以體育統戰臺灣

執意在任內將「臺灣問題」設定框架的江澤民，除不斷加強對臺攻勢外，目前更下令內部評估「運用奧運作為促進統一的政治武器」，具體內容是借用日本與南韓共辦世界杯足球賽的模式，呼籲北京與臺北共同舉辦二〇〇八年奧運，大部分競賽在北京舉行，臺灣擅長的游泳與棒球賽則在臺北開辦，而關鍵劇目則是「開幕式在北京，閉幕式在臺北」的對臺提案。

這個策略的目的是，營造兩岸邁向和解與統一，以及「一國兩制」運行良好的形象，並據此先在國際間完成「輿論與認識上的中國統一」，斬斷臺灣的出路，以後再慢慢透過兩岸談判來蠶食鯨吞。為此，中共內部目前正在研擬「一個更具彈性的中國定義」，以資因應兩岸共辦奧運所可能面臨的國家主權定位問題。面對這種新局面，臺灣究竟如何因應，有賴我國朝野的智慧。

（作者為專欄作家）